

初 中 略 讀 文 庫

# 創 作 小 說 選

荃 麟 選 註

文 化 應 社 印 行

創作小說選

創 作 小 說 選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出版

實 價 國 幣 八 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選 註 人 荃 麟

發 行 人 陳 劭 先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刷 廠

桂 林 寶 塔 街

發 行 所 文 化 供 應 社

總 公 司 桂 林 麗 君 路

營 業 處 桂 林 桂 西 路

## 序

二三十年前，做學生的是不准閱讀小說的，偶然有誰在書房裏偷偷翻閱水滸傳紅樓夢一類書籍，給父兄和老師發見了，便免不了「一頓手心或申斥」；罪名是：不治正業，專看閒書。這種所謂「閒書」據說大抵是海淫誨盜，看了要壞人心術——雖然做父兄的或老師自己則又不妨在茶餘酒後公然翻閱，這也許是因為大人們功夫已深，心術已正，看閒書消遣是不緊要的罷？

五四文學革命以後，這種情形漸漸減少了。文學的重要性和積極性逐漸被人們所理解，學生們不僅被允許可以閱讀小說，而且小說及其他文學作品也被深入到學校教材中去了。老師有時也在鼓勵學生從事文藝創作了。直到今天，雖然仍有許多人對小說抱着舊的成見，但是小說在文學上和文化創造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學對於民族社會的巨大作用，已經是不容否認的了。

五四時代，人們對小說，還不過認為是表現人生，反映人生的。這是屬於自然主義

的文學見解，而一部份浪漫主義者則認為小說及其他文學都是一種超現實的對人生底幻想的憧憬。到了近來，現實主義已經奠定了它的基礎，我們纔更認識清楚，文學不僅是表現人生，反映人生的，並且是創造人生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並且是社會革命實踐的一種有力武器。文學創作實踐和我們的政治實踐是互相一致的，文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客觀現實發展中間，去追求人類的真理，去創造人類生活真善美的最高一致；不過文學是從社會的具體生活現象底認識上去着手，通過藝術的形象方法來表現的。當我們從這樣觀點去理解文學時，小說和其他文學創作的評價便益發提高了。

但是，我們感到，今天一般青年朋友，對於小說的理解和欣賞，還往往不夠和不能深入。許多讀者還只是陶醉在小說的曲折情節里，或僅僅被激動於故事的表面緊張和纏綿，而缺乏更深入的從作品里面去探求它本質的社會意義，甚至有些人喜歡讀小說，只因為它是一種輕鬆有趣的讀物。這種現象不可否認是普遍地存在着，因此，一些富於情節和趣味的庸俗作品，便到處受人歡迎。從這種現象上看來，所謂「小說是閒書」這種淺薄的觀念，仍然或多或少的殘存在人們頭腦中間，這需要我們繼續的去克服它。

我們知道，一篇真正有價值的小說創造出來，是要經過怎樣嚴肅與艱苦的過程。作

者在作品里所訴說的，就是他自己對於社會人生的思想，這種思想傳達給讀者引起了共鳴，就轉化爲一種生活鬥爭和創造的力量。作者所選取的題材與故事結構，有時往往是極其平凡渺小，然而從平凡與渺小中間却容許我們去看到時代的極重要東西。作品的事不過是個驅壳，驅壳里面的靈魂，纔是更值得我們去欣賞的東西，所以對於一篇好的小說的欣賞是應該具有和作者在創作時同樣的嚴肅態度，把它作爲消遣品去隨意瀏覽，實在是一種罪過。

一篇作品的完整與否，是決定於它藝術創造上真善美所達到的程度。真善美的一致是藝術的美底最高評價。一篇作品在真善美的要求上達到更高的境界，它的藝術價值也就越高。所謂「真」，就是指作品的現實性；所謂「善」，就是指作品思想與主題的正確性與真實性；所謂「美」，就是指藝術創造上的形象性。現實性，真實性，形象性，這三者是文學創作也是文學欣賞的最基本條件。因此我們着手欣賞或研究一篇作品時，首先應該去認識這篇作品的主題是什麼，就是說，作者在這篇小說中所訴說的中心思想是什麼。這種主題有時並不是看過一遍就能明白，需要再三細讀始能領悟的。譬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初讀時候，也許會覺得是一個滑稽的喜劇；但是再看幾遍，便漸漸體會

出作者深刻的悲痛與憤怒，只有到這個時候，你纔開始欣賞到作品的內容，而只有從內容的認識上，纔能看到作品的現實性。

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是通過人物的形象創造來表現的。因此作品中間所描寫的生活與性格，便是傳達作品主題的最主要東西，也是我們在欣賞和研究時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說中間的生活描寫與人物性格的形成是經過現實概括的過程的，因此多少是含有典型的成份，我們必須研究這些性格的特徵，作者是怎樣在把握和發展這些性格，以及這些人物性格的現實程度，從處處細小的描寫中間去理解作者的創作方法與過程，這樣纔會幫助我們對於形象化典型創造以及寫作技巧諸問題的理解。

研究文學不僅要從作品上去理解，尤其需要從現實的日常生活上去理解。一個對於現實生活不能認識的人，也就很難去理解一篇對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所以我們一覽閱讀小說，一覽尤須時時去觀察社會事物，作品中所反映的現實，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眼簾的社會生活，同時眼前的事物也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作品。研究作品必須不是概念的，而須從現實理解上去着手，這一點尤其是初學者所應注意。

在我們閱讀小說的時候，自然須具有批判的眼光，去認識作品的優點和缺點，但是

我們却須竭力避免機械的毛病。有些讀者甚至批評家往往喜歡拿一把固定的主觀的標尺，機械的去衡量一切作品，這是非常謬誤的。對於一篇小說的欣賞，不僅應從生活認識上去着手，並且應該注意作品所反映的歷史時代與環境，注意作品的人物與故事的發展過程及發展方向。不問青紅皂白，只憑一個簡單的概念去判斷，那結果會使你變成一個可憐的書獃子。

最後，尤須提到一點，就是我們對於成功的作品應該怎樣去學習的問題。一個初學者閱讀小說，自然是含有學習的意義，但是所謂學習，絕不是叫我們照樣去模倣人家。一篇作品的創造，是作者個人的主觀與客觀現實的結合，每個作者有他一定的主觀，這不能強求一樣的。所以我們只能夠接受某些作家風格的影響，却不能和他做到完全一致；我們只可以從作家對題材處理，主題表現各方面去研究他們的手法，參攷各人的表現方法，去培養自己的創造力。寫小說是創作的工作，絕不是模倣的工作，如果想依樣畫葫蘆，結果一定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以上所述，只是對初學者在文學欣賞及研究上，約略地貢獻一點意見，本書的編選，也只是供給初學者理解作品的一種參攷，和一般作品選集意義略有不同。這里所選



的大都是近年來較爲完整的小說，但因爲材料和篇幅的限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有許多已經爲大家所熟悉的作品，如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以及已經爲別人再三選過的其他作品，就不重選了。

選註者

一九四二、一、十三

目次

第一輯

職業(蕭軍).....	一
縣長家庭(于玲).....	三五
新生(張天翼).....	五六
藝術幹事(沙汀).....	九六
回家後(艾蕪).....	一一八

第二輯

槍(劉白羽).....	一三九
姐姐(聶紺弩).....	一六七

某日(吳組緝)	一九六
麻雀(立波)	二二三
至尊(谷斯範)	二三六

## 職業

軍

噲嗽着，下巴儘可能埋向外套的領子裏；同時把帽子拉了又拉，企圖要兩個耳上沿一齊插向裏面去。這却沒能夠，頭髮太長了，所有帽子的餘閒全被佔了去，也只好這樣，讓牠們同鼻子一樣吧，先露在外邊。

在我每次出去，這是全要照樣準備的。看守宿舍的老頭子，他也是每天照樣站在我的近邊——大約總是一般地遠近——倚着門邊的一張牀，樣子像在監察着我，但可不是。一直等到我準備好了一切，他總是照例說這樣的話：

「李先生，請早去早回來，天太冷了，開門閉戶不容易啊！」

他用手揩拭鬚鬚上的鼻涕，有時候也用衣角拭擦自己不斷流淚的眼睛。我呢，我也知道這是不容易，不容易又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每天總是抱歉的向他說：

「老頭，真對不起你，等着我有了職業就好了。我一定……」  
 一定怎樣呢？始終也沒作過結語。接着總是「一定」幾聲不能遏止的嗚嗽。好在，老頭子也從沒問過這「一定」後面應該埋些什麼。看樣子連想似乎他也沒想過。

「好啦，等他們全回來你就安心睡吧！今晚我也許不回來；要回來就早回來！」  
 咚——咚——咚……

好不容易使嗚嗽停止下，而後向老頭子作了一個通常的手勢，要他關好了門。老頭子今天卻沒有照着作。還是呆板的立在原地方。那張沒有表情，充滿摺皺的臉却照着燈光轉了向。

我回頭看他，他在用手抹着鬍子說：

「聽見嗎？沒有事就早點回來呀！屋裏怎也比街上暖和多了。啊！年青的人，身板就是這樣不濟……」

老頭子的說話，我沒有回答。也不能回答。回答也沒有什麼必要。這話，和從前門縫裏射出來的燈光一樣，很快在我的背後消滅了——也是在在我的記憶裏。

大門位置臨着「炮隊大街」的盡頭，方向向東。這裏所說的門，是沒有門扇的。轟

是三根本方架成，樣子像日本神社的牌坊。不過這是非常有被風吹倒的危險呢！

一走出院子的範圍，從松花江上——江與這條街組成了字形的關係，——掃過來的西北風，很快就能把你的每顆毛孔吹透！手在兩隻衣袋裏，緊緊攏攏着。衣袋裏本來就空着的，這時候好像更曠大一點，拳頭孤另的懸在裏面，實在不調協——一種惡心像要嘔吐，免強遏止着，可是嗓子又開始騷動——眼睛爲了剛才噙嗽激出的淚水還沒有乾，新的淚水又開始出現了。鬧得看路也有點矇矓。睫毛怕是要黏凍在一起。眼睛也不敢闔一闔，新的噙嗽迫脅着我，不得不暫時蹲下身子。這樣可減了些江風吹打的面積。待到把應該嘔吐的東西嘔吐出來以後，用衣袖拭一拭企圖要黏結的淚水……這樣站起來，還沒等身子恢復獨立的程度，新的惡心，新的噙嗽又重新開始！一直立起蹲下鬧了這樣五次，到額上沁出一些汗的時候，纔算安甯一點。於是才踏着新落過雪的大街，再向日君住處進發。

不同的，今天走路的腿也有點兩樣了：輕快，有力……吱噓吱噓……雪被鞋底輾軋的聲音，也響亮了許多。這是一年來心裏從來沒有過的充實和安甯。我想着，見了日君先不要向他說我已經找到了職業。最好先使他猜，猜我有了什麼幸運的事情，並且應該

和他打個小賭，他輸了，然後再給他。這樣他一定要更高興吧？是的，進門我一定要變作意外的樣子，和平日完全不同，使他吃驚，吃驚得放下他的筆桿來詢問我。他的眼睛一定要閃光……他可以拿這故事做題材，寫一篇很好的小說，賣了錢那一定要請我吃頓好的東西啦……他也會很關心過我的職業……

路途的距離並不算近，至少也有三里左右的光景。如果在每天走起來還怕不止這數目。這里的路燈不如「中央大街」那樣繁多，也沒有大商店，雖然在街角也有些賣紙煙的店舖，或是小酒館等類……實在他們並不肯浪費了電力，同大商店那樣來照耀整街。客甯得連門燈全沒一盞。有的從窗子透出一點光亮，那還要經過滾滿蒸汽和沒有解冰的玻璃。在我還有錢的時候，不，那是說在我還有職業的時候，也常常到這些小舖裏買些什麼，如胰子，牙粉一類的東西。還有時也到那個小酒館裏喝半盃酒，吃一片灌腸。那裏面的酒客，多半是「露西亞」的浪人，老年的乞丐，「吉卜賽」女人，沒有到成年就吸食「海羅英」變得蒼白細瘦的孩子們……他們幾乎全數要藉了買一盃或半盃燒酒，的顧客的資格，在那裏取燠到半夜。如果沒關係的酒客多些呢，他們就要被店主人暫時請出去，到街上或是什麼地方走一走，不必執心，這時甜網不會隔很久的，他們會

一個也不缺少的重新返回來。喝了酒他們也有精神唱歌，腳打着地板響出咚咚……的響音。這樣一直要挨到酒館宣布閉店的時候。在門外他們還互相打着招呼，才分頭跑去。至於他們全跑向那裏去呢？這我却從來沒想詢問過。不過那時我是有很溫暖的寄宿舍，與現在住的完全兩樣——也沒有那樣一個老頭子——但也常常在那裏一直留到半夜纔回來。

這是去年冬天的事了。現在那個酒館還是照樣，窗上閃出近乎焦黃的燈光，人影也還來來回回的走動。就是那個大個子，生着絡腮鬍子的酒館老板，並且也還清楚記得。每次去他總是和我握手——那時我有職業，知道嗎？我的樣子在那酒館裏，已經夠得上闊氣了。雖然僅是每月三十元錢的書記，並且每次祇喝半盃酒，吃一兩片滷腸，有時也吃個肉包子，喝一盃茶……不過從來沒吃過二次午飯。可是無論那酒館客人上得怎樣多，我却一回也沒被請出過。那時我真是幸福的呢！不知道現在是否還能夠享到這樣優待權利？自從沒了職業後，連一次也沒去。那酒盃，灌腸……生疏了啊！這是一年前的事了，大約總能有一年？

喝酒並不是我所愛好的，在有職業的時候，每月還要到醫生那裏去檢查一次，照例



他要說：「多休息，不要喝酒；也不要吃煙，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檢查完了照例也就給他三元錢。這樣我在三十元薪水，每月總要抽出十分之一去看醫生。有時候他也給我開些滋補藥品的名字，什麼「魚肝油」一類的東西也吃過兩瓶。後來我覺得還是太麻煩，從他那裏出來便順手將那洋文寫得蠻漂亮的處方撕成細碎，不負責任地拋開牠。最終簡直就不再去檢查了。把省下來的檢查費，便零碎在這一個酒館裏來消費了牠，那時我想：醫生爲什麼會說這些浪費的話呢？我祇問問他最近輪不能死，或是怎樣就完了。休息和我有什麼相干？他許是不知我這類人，休息就會換錢的嗎？後來我知道是自己錯怪了醫生。醫生爲了他的職業，只要遇到生着我這一類病的，人他便應該這樣說：「多休息，不要喝酒，也不要吃煙，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

這也是一年多，沒經過他的檢查。不知道程度進展得怎樣了，等着吧！我不是有職業了嗎？——今天二十五——明天上班，就打算到一號這五天白幹，從一號總該有薪水的吧？那麼到月底要有三元錢多餘，還是應該到醫生那里檢查一下。常是這樣下去一定不行的哩！一定應該振作一下，至少該把病弄好了，再不要違背醫生的話才對。